

中美的激烈競爭影響人類未來：◎張文基

沙利文所致力的美中新關係能長久嗎？

中美關係自從2023年5月後，迅速從劍拔弩張的對抗走向緩和，由於緊張的局面是美方的侵略性政策和行動所造成的，而緊張的局面絕對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必須改變。而主導這個政策改變的人就是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然而，這個緩和的美中新關係能夠經得起未來的考驗嗎？特別是能夠延續到2024年美國大選以後嗎？在這篇文章分享我的看法。

幸運的是沙利文本人在一月卅日，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由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美中關係論壇（UC San Diego Forum on U.S.-China Relations）與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合作主辦的會議中，就美國的中國政策的基本認知和目標，政策實踐和未來發表主旨講話並坦誠回答提問。因此，我們首先總結沙利文的觀點。

沙利文的對華政策：非敵、非友、激烈的和平競爭

在上任之初，沙利文及其團隊就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改變國際秩序的意圖又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能這樣做的國家。他們看到中國試圖在高技術領域“趕上並超越”美國；它正在進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和平時期的軍備發展，並在國際上更加強勢。

當時許多人都認為美國已處於無可挽回的衰落之中——美國的工業基礎已經被掏空，它對盟友及合作夥伴的承諾已被削弱，美國在應對一場世紀罕見的大規模疫情的困境和弱點也被充分曝露，北京方面有很多人公開宣稱“東方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落”。

為應對這些挑戰，拜登團隊制定了自己的方略——投資國內重建美國、團結盟友、和與中國競爭，以便增強美國的競爭地位，保障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同時認真謹慎地管理至關重要的中美關係。

重建美國：政府，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對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如高級晶片、關鍵礦物質、清潔能源、生物技術等，進行有針對性的大規模公共投資與扶持，激發市場競爭的力量為長期增長奠定基礎。

團結盟友：在經濟和工業領域與夥伴合作，幫助他們在上述重要領域建設一個有能力、有韌性和包容性的工業基礎。這些夥伴包括加拿大、日本和其他G7國家、歐盟、韓國、台灣、印度等。同時，向新興經濟體調動數萬億美元的投資。

在安全領域啟動了澳大利亞-英國-美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提升了美日印澳四方機制（Quad），強化了與日本和韓國的三邊關係，加強了與越南、菲律賓、印度、印尼等國的關係。

與中國競爭：用“小院高牆”來保護美國的基礎技術，與主要盟國和夥伴協調管控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採取措施監管技術領域令人關切的對外投資，並增強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FIUS）對關鍵技術的重視，以確保外來投資不會導致對國家安全的挑戰。

然而，這一切措施是為了去風險和多樣化，而不是遏制中國或與中國脫鉤。

美國採取這些措施來提高自己的競爭地位時，沙利文強調美國的目標是增進穩定世界上最重要中美雙邊關係。

美國認識到，數十年來為塑造或改變中國所做的公開和私下的努力並未取得成功，因此公開宣稱美國不企圖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沙利文預計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是世界舞臺上的一個重要參與者。這意味著即便在雙方競爭的同時，雙方也必須找到共存之道。美國不希望與中國的競爭會導致衝突、對抗或新冷戰。美國可以採取措施，一方面推動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以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利益和價值觀，另一方面負責地管理競爭。

他用系列的例子來說明管理競爭的重要性。自從2022年8月2日前眾議院議長佩羅西串訪台灣以後，美中關係越來越差，幾乎破裂。因此，從去年5月開始，美國主動的啟動了一系列的密集外交。這是一次政府內閣全體成員參與的努力，涵蓋了中美關係的各方面面，企圖消除錯誤的認知和溝通中的誤解，避免出現重大意外，重開已中斷的溝通管道，並就我們各自的立場和利益向對方發出更明確的資訊。

這些會談包括去年5月，在維也納沙利文與王毅主任進行了兩天的會晤，象徵兩國關係解凍，雙方當時都希望促成在年底的舊金山亞太經合組織峰會期間，舉行兩國元首高峰會議。6月，克林肯國務卿前往北京，7月，耶倫財長部長前往北京，與中國新的經濟領導層建立關係。同月，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裡前往中國，重新開啟數月來停滯不前的氣候問題溝通管道。隨後，商務部長雷蒙多於8月訪問了中國，以推進雙邊的商業關係。

這一系列的會談促成了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

15日在舊金山市附近的費羅麗莊園舉行峰會的成功，也給中美關係的緩和奠定了基礎。

總之，在美國的定位中，中國不是敵人，更不是朋友，而是一個最具威脅的競爭者。美國不希望與中國發生戰爭，但是希望透過交流管控雙邊關係，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不能合作的地方就用除了戰爭以外的任何手段競爭。

美國金融精英背書及中國的加大開放

從公佈的視頻看，顯然拜登、習近平對舊金山峰會都非常滿意，這從兩人在花園散步及拜登會後親自送習主席到車邊，兩位領袖的肢體語言就可看出。Biden說這是最有建設性和成就的會議，也表示習近平是很直接坦誠的。

為了營造良好的氛圍，中美雙方都付出了努力。拜登迎接習近平時，特別展示他手機的一張38年前習近平第一次訪美時在金門大橋前的照片。也提及了舊金山對中美關係的歷史意義，特別是1945年在此簽訂了聯合國憲章，當時中方代表顧維鈞是第一個簽名的代表，反映出美中友好的高峰時刻。

習近平在美中商務全國委員會和中美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歡迎晚宴中，向與會嘉賓發表講話時提及與美中過去，特別是對日抗戰時的友好關係及他個人在Iowa州訪問時的美好回憶。

中國大陸在美國的各地僑團也動員數千人到舊金山歡迎習近平，展示了實力。在過去中美關係緊張時期，許多華人深怕介入這種活動，這次不排除美方的默許。

美國主要媒體也對峰會給出極大的關注和持平的報道，相對而言，對於APEC峰會的報道是微乎其微的。這些事實都反映出美國精英階級希望穩定和改善中美關係。

歡迎習近平的晚餐會是一票難求，參與嘉賓囊括美國金融界和科技界的領軍人物，包括：蘋果的Tim Cook，特斯拉的Elon Musk，Blackstone的Steve Schwarzman，Salesforce的Marc Benioff，Boeing的Stan Deal，FedEx的Raj Subramaniam，Visa的Ryan McInerney，Bridgewater的Ray Dalio，Pfizer的Albert Bourla，Mastercard的Merit Janow，和BlackRock的Larry Fink。難怪在習拜會的前一天美國股市大漲，又是高科技股票。

金融寡頭是真正幕後掌控美國政治權力的群體，他們的支持是改善中美關係的最重要基石。他們的主

論中 壇美



US-CHINA FORUM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ca.rr.com

社務委員：張紹澤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憲中 馬在旺 莊秉宇
高志雲 盛嘉麟 范湘濤 汪健生 李秉信 張文基 蔣社長推選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要目的至少有三個：1. 希望中國持續購買美國的國債，減少美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崩盤危機。2. 希望能夠更自由的進入中國的股市和債市，進一步擴大他們的全球影響力。

峰會後中國宣佈了更大力度的高水準對外開放政策，包括人員、商貿、和金融各領域。根據美國財政部公佈11月國際資本流動報告（TIC），11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7820億美元，環比增持124億美元，中國結束了連續七個月拋售美債的勢頭。在其他美國關心的問題上，諸如管控跨境毒品、氣候暖化、人工智慧...，兩國合作也有具體成果。

在中國最關心的台灣問題上，美國雖然表面上仍然重複“反對武力改變現狀”的基調，在實際行動方面避免刺激中國的底線。一個例子是1月13日，在賴清德確定勝選後，美國拜登總統發表一個明確的信息：“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拜習舊金山峰會後，美在臺灣問題上得到一個新的諒解：美國不支持台獨，希望北京與臺北透過和平對話解決分歧。最近，更聲明不反對最終實現和平統一。

沙利文的對華新政策能持續嗎？在拜登當總統的日子裡，他的新對華政策，肯定是會繼續的，但是如果2005年1月後總統換了人，沙利文的新政策能持續下去嗎？我認為大概率是會的，為什麼？

如果拜登決定不參選（可能性不大），民主黨的最可能兩位替代者，副總統Kamala Harris，和現任加州州長，都是沙利文新政的支持者，而且他們背後的金融寡頭集團就是西海岸的高科技和金融利益集團，更是新政策的受益者，所以如果他們中一人成為了下一任總統，沙利文的政策會繼續。

最可能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是川普，他也極有可能打敗拜登。如果川普因為司法的問題而不能參選，最有可能取代他的是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Nikki Haley，一個被稱為“沒有鬍子的Dick Cheney（小布希的副總統）”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有可能會嘗試更不友好的措施對付中國，然而最終也必將不得不回到沙利文路線。為什麼？

首先，美國兩黨對中國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就是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競爭者，必須盡一切力量延緩中

國超越美國的時間。沙利文所修正的是具體的“敵對程度”，是策略性的修正，而不是目標的不同。什麼會修正？是經過過去七年激烈對抗後，美國不能令中國屈服後，在客觀形勢下的最好選擇。這是兩黨精英的共識！

一個例子：川普的國務卿，新保守主義大將Pompeo是反中的急先鋒，然而，在他的任內，2020年5月20日川普政權給眾院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措施”的綱領性文件，強調政府各部門協同一致對抗中國政府。文件清晰的宣示兩個主要目標：第一，提高我們的機構、聯盟和夥伴關係的韌性，以戰勝中國帶來的挑戰；第二，迫使北京停止或減少損害美國重要國家利益以及盟國和夥伴利益的行動。但是即使我們與中國競爭，我們也歡迎在雙方利益一致的領域合作。競爭不需要導致對抗或衝突。我們不尋求遏制中國的發展，也不希望脫離中國人民。美國希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公平競爭，使我們的國家、企業和個人都能夠享有安全和繁榮。

這個基調與沙利文的基本政策目標並沒有本質的差異。

一個改變美國對中國基本態度的歷史事件是2021年3月18日楊潔篪在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舉行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時，一改過去中國外交官的溫良恭儉讓態度，公開反擊：“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 與中國打交道，就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

在激烈的全方位對抗後，基於客觀的內外形勢，沙利文修正了對華具體策略，其目的是買時間重振美國。

對中國而言，何嘗不是！在美國的壓制下，不可否認對中國的經濟影響是很大的，為了降低美中的脫鉤，和外資的離境，中國用進一步的開放，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開放，來吸引外資，基本目的也是買時間來實現中國的全面復興。

中美的激烈競爭，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將決定各自的國運，甚至人類的未來。這將是一個至少十年的、沒有大規模軍事衝突的、但是非常激烈的競爭時期。

三城記遊 — 臺北·香港·深圳

◎何步正

一月十日，從美東亞蘭大城（AL），飛去美西洛杉磯城（LA），五個小時。轉機LA飛臺北，十五個小時。加上轉機候機，共二十多個小時的飛行，就只是為了一月十三日投票選中華民國總統。我有個同學，早上香港飛臺北，中午投票，晚上飛回香港。台大在美東南區校友數百，有約四分一的校友，不分藍白綠，都飛回台灣投票。

我這次行程，一月十五，臺北飛香港；一月十九飛去深圳；一月廿二再飛回臺北；三十日，臺北回美。在中國大地，行經三個城市，臺北、香港、深圳。

深圳、香港，一河之隔。改革開放初，去深圳會各省到深圳的招商站，尋商機。那時候的深圳，各省招商大員，住簡便居家，門前泥地路。來料加工，投資建廠，其中合資建廠而產品外銷的項目，則優先立案。那時期，不用人民幣，港元換成外匯卷。用外匯卷可以購買人民幣不能購買的物品，小如咖啡奶茶。

四十多年沒去深圳，朋友告知，今天深圳要用手機微信付款，否則寸步難行。立本兄估算我，何老伯入深圳大觀園，陌生外行。央請了一位經常來往深港兩地的大陸年輕人，陪著我到深圳。五十年代，港深之間，是一條橋。橋中央，是中英分界線。橋小輕便，橫不外二十數步，長不外二百多步。香港去廣州，過此小橋，轉搭車去廣州，基本不會在深圳，當時不毛之地稍停。

這次去深圳，排隊過兩個海關，見不到橋，感覺是一片大陸地，原來是好寬廣的橋。過了海關，首務是購手機SIM卡，手機才有功能。海關出口處，就有手機SIM卡的門市，付錢給你一個手機號，手機微信是

實名制，要即場在街邊拍照存檔取手機號，放入新的SIM卡，手機立時可用。前後費時，不超過十分鐘。年輕人領我入深圳地鐵，購多次入用的地鐵票。入地鐵站，把關人見我有鬍子，招手抬起橫杆，請我免費入地鐵，也不用證件看此漢是否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原來深圳地鐵，六十歲以上，免費。年輕人L，則依規用地鐵票入關。年輕人，為我揀選了一家在地鐵站上的酒店，樓高20層。登記住房，這酒店可以接受海外的VISA卡，大喜。美元95一天，豐富的早餐，可比美臺北福華。

晚上，L約了他的學長們，和我一起晚餐敘會，一家整潔美麗的餐室包房，八個人十四個菜，加水菓甜點。收VISA卡，共費1126人民幣（美元141），菜色匹比台大校友會館臺幣12000（美元400）的12人晚餐包房。我和立本在香港鑄記四人五菜，收費1881港元（235美元）。怪不得香港人，不時聯群，星期六日過關去深圳吃喝，價比差實在太有吸引力了。

L的女學長，30多歲，開她的車，於飯後送我夫婦二人回酒店，乾淨新亮的車，高身五人座，她偶而開她的車，深圳香港兩邊跑上班。深圳沿途車道寬寬，燈條掛在兩旁小樹上，光亮悅目。沿途，綠色車牌是電動車，粗略估計，有四分之一是綠色車牌的車。

隔天早上，L的另一位學長，開車接我到深圳多處走走，剛好是星期天，他有時間做義工。又是五人座的高身車，一樣的整潔美麗。首站去他住的地方吃廣東早茶，他用手機點菜，他的手機付款，我的VISA卡和人民幣派不上用場，只好

由他付賬。然後，他說，看他住的小區。美國也有很多小區。我住的小區是一個山谷，全區四十多個獨立屋，每屋一畝到二畝地，各相隔一段距離，每屋四丁人計，就是160人口的小區。在市區，有二三座十五六層的高樓，每座大約200單元，每單元四丁人口計，約800人每座，三座就是2400人，三座自成一角角落，也就是個小區。我想，深圳的小區大概亦不過如是。這位朋友住的小區，是六、七層高的大廈群，有小學、中學、餐廳、購物商店和活動空間。他說他這小區人口二萬多人。我住的小鎮，也就不過三萬多人，佔用面積百多倍他的小區。在深圳，類似的小區，他說，多的是。

深圳的購物商場，貨品多樣，商場走道寬廣，比臺北三越SOGO的走道，寬廣得多，類似101的格局。觸目所見，售貨員、購物人都是年輕人的天下，好似我有鬍子的這類閒人，在這裏是稀有物種。實際上，整個深圳，都是年輕移民，和廣州大不相同。在廣東地頭，深圳這裏講普通話，香港廣州依然是廣東話的天下。

香港街道，依山地勢而建，彎彎曲曲，路窄人多。香港九龍新界，不管如何平山填海，可用面積遠低於深圳，卻擠進七百多萬人口，香港劃房，是世界大城市不可想像的居住奇聞。香港小食店，工作繁忙緊迫，效高而快節奏，店員一般沒有什麼感情的表面客氣。深圳小店年輕的店員卻多了一份笑臉鬆容，給你多一份親切感。台灣小食店的老闆，手腳快而笑容滿面，廣東小粥店，小門面，只限外帶，我付款搞不清楚拾圓壹圓，臺幣58一碗魚片粥，給他一堆臺銀，店老闆一面說太多了太多了，只收取他應收的

份額，退回多餘的。生意雖然細微，老闆享受他的小確幸，一臉滿足的笑容。

臺北午餐飯盒，街邊販售，臺幣六十元（2美元）到九十元（3美元），有米飯、肉、菜，是美國sweethut一塊麵包的單價，便宜抵食。香港超低收入群，亦有香港特色的兩餸飯，一肉一菜一白飯，收價港幣28元到37元（美元3.5-4.5）。深圳外賣小哥，就這樣子的午餐飯盒，都送貨上門，又是另一番驚奇。香港人口密集，在市區，三十步之內，必有一家可落腳飲食的地方。臺北市亦然，大街橫巷，小食店和飯館之外，還有很多Seven Eleven和Family Mart。速食，雜貨，一應俱全，百步之內，必有一家。

深圳平地建城，可以規劃很多畢直寬廣的幹道，兩旁小樹尚未成蔭。臺北則有不少幹道，兩旁高樹，令人心曠神怡。香港類似幹道，九龍彌敦道，勉強可以匹比，亦謹此而已。香港人過馬路，走行人道，都細步急走。過紅綠燈，搶跑最後一秒。深圳和臺北，行人大多數閒定，看紅綠燈，就乖乖地等。臺北人有他們自己的小確幸，深圳年輕人，我反正有的是時間，臺北人和深圳人，比較悠閒不哪麼急乎。香港人有句口頭語「執輸行後，慘過敗家」，因此爭先恐後，時時刻刻，路人急乎如趕集。

深圳、臺北和香港人，雖然都是華夏子孫，看時局世態，並不一樣情。臺北有一大群外省人和祖先來自福建的本省人，外省人有濃厚的家仇國恨情感的傳承，很多本省人在大戰結束，日本投降，日本人據佔台灣50多年，當時七十歲以下的台灣成年人，很多垂頭喪氣，以為自己是戰敗國的居民，卻又被突然

聲稱，原來我們是中華民國戰勝國的居民。

數十年後，李登輝居然還會說：臺灣人的悲哀。國民黨來了，帶來了黃金、國寶和三百多萬軍民。台灣本省人沒有捱過轟炸，沒有親歷過戰禍，沒有經歷過國破家亡，不知道抗戰和內戰的殘酷悲痛。在國民黨治下，台灣是亞洲四小龍。韓戰，越戰，收捲鐵幕，台灣都坐享得益，在歷年興和的生活環境下，臺北人容易滿足於上天跌下來的生活的小確幸。

香港人，大部份是國內移民，先而逃避日軍侵略，進而逃避國共內戰，然後逃避土改鎮反，逃避人民公社大飢荒，逃避文革內亂，他們逃呀逃，逃到香港調景嶺，兩手空空，執翻條命。或是大圈仔，或是勤辛加運氣如李嘉成。香港是這些國內逃難移民，幸而抵達，得而安身活命的最後的福地，香港人多地窄，三面環海，再無可逃之處，香港人當年只餘就此一條活路，除卻就地勤奮拼搏之外，別無選擇。

深圳今天一千多萬人口，也都是國內移民，卻很大部分是九十年後的新人口，他們當然沒有抗戰內戰的悲慘經歷，也沒有土改鎮反，土法煉鋼，人民公社，四人幫文革動亂的磨練。一個城市的升起，是人口資金和技術。是改革開放給政策，給了深圳外來的人口國家的資金，外來人還帶來技術。就這樣子，一個前程光芒的新城市，拔地而起。中國GDP，1998才剛過一萬億美元，2009，過五萬億美元，2019過十四萬億美元。深圳這一代年青人，上天眷顧，生來幸運，是接收改革開放後豐裕實業的一代。所以，他們自信，朝氣。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美好的天。和氣、朝氣、笑容和成功故事的新城市。（待續）

*由於版面限制，只刊登部分，欲看全文及精彩插圖請點 uschinaforum.com。